

辽宁人民出版社



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三

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三

石榴石手镯

〔苏〕Ф.И.库列绍夫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ПОВЕСТИ О ЛЮБВИ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ПРИМЕЧАНИЯ И ПОСЛЕСЛОВИЕ
проф. Ф. И. КУЛЕШОВА

据 Повести о любви. Сборник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астацкая
літаратура», Минск, 1975.) 译出。

石榴石手镯

Shiliushi Shouzhuo

[苏] Ф. И. 库列绍夫编

徐昌翰等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50,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1/8 插页: 8
印数: 1—5,300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灿文	插图: 广军
封面设计: 国盛勤学	责任校对: 喜荣
多良	学良

统一书号: 10090·412

定价: 3.05 元

译 本 序

苏联Ф. И. 库列绍夫教授选编的《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共收录一八三一到一九二五年近百年间的作品二十篇。说这个集子囊括了俄国中篇爱情小说的全部精华，未免言过其实，说这些作品是同类题材、同类体裁的佳作，有比较大的代表性，大概还是可以的。

二十篇作品描写了帝俄时代多种多样的爱情生活。人们常说，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题材，这话大抵是不错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的开卷首篇，歌颂的便是对爱情的追求。古美索不达米亚的《吉加美士史诗》、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古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两大史诗，甚至基督教的《圣经》，都包含不少爱情成分。从古至今，爱情题材可以说长盛不衰。只要人类社会延续下去，爱情作品也就会不断出现。

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是社会文明培育出来的鲜花。作家们讴歌爱情，因为爱情以真诚和纯洁、思念和追求、和谐和幸福充实人类生活，美化人类生活。它理应给人们带来欢乐。但是在旧时代，爱情同其他一切美好事物一样，经常受到剥削阶级的无情摧残。人们为争得爱情的自由，忍受巨大痛苦，付出高昂代价，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种斗争同争取整个人类进步的斗争汇流在一起，成为后者的组成部分。

爱情又是一个窗口。从这个窗口可以观察到大千世界的广

阔生活。爱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优秀的作家们并不为写爱情而写爱情，他们通过爱情描写展示的是人们的相互关系和社会的真实。集子里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沙俄社会的黑暗和反动，权贵们的残暴和冷酷，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至于爱情本身，多数也都是悲剧，它们是整个社会悲剧的一部分。诚然，作家们由于种种局限，未必都能正确分析悲剧产生的根源，更未指出消除悲剧的途径。但是他们提供的画面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过去。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今天生活在幸福之中，回头看看历史，自然会更加憎恨那个罪恶的旧制度，更加热爱新社会。况且，旧世界的残余并不会一下消失。作品对买卖婚姻、门第观念、男尊女卑等的批判，今天也还有现实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爱情也在升华。新时代的爱情与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相结合，获得了崭新的内容。有些作品描写的爱情至上、一见倾心、郎才女貌、轻生殉情等思想和行为，即便在过去也不是积极的东西，今天当然更应该送进历史博物馆，不值得青年们效法了。

集子中的作品大多出自名家之手，风格多样，各具特色。有的以发掘深刻见长，有的以描写细腻取胜，有的是辛辣的讽刺，有的是愤怒的抨击，都会给读者以艺术上的充分享受。

《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的中译本，分为三个分册，分别以屠格涅夫的《初恋》、契诃夫的《迟迟未开的花》和库普林的《石榴石手镯》作为书名。收入本分册的有以下六篇作品。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01年）的《克莱采奏鸣曲》（1891年）是一篇重在揭露社会罪恶的作品。作品涉及爱情、婚姻、家庭、妇女解放等多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作为现实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提出来的。作品中的人物、事件都不是孤立的个别现象，而是作家用来反映整个社会面貌的镜子。列

夫·托尔斯泰通过主人公波兹德内谢夫叙述的杀妻故事，对资产阶级的荒淫无耻、道德沦丧，对建立在买卖关系上的婚姻制度，对以肉欲、欺骗和利己主义为基础的虚伪家庭关系，对造成家庭悲剧的那个社会，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波兹德内谢夫现身说法，夹叙夹议，常常有大段的评论，使得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一篇学术论文。

列夫·托尔斯泰作为艺术家，对现实社会的罪恶和弊端有清醒的认识，对波兹德内谢夫在这出社会悲剧中的矛盾心理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但是作为思想家，却未能指出改造社会的正确道路，反而鼓吹禁欲主义，进行宗教道德说教，宣扬通过节欲和贞洁达到善的境界的理想，这是他世界观局限性的表现。

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1851—1895年）是民粹派革命作家，他的革命活动曾得到恩格斯的高度评价。《伏尔加河畔的小楼》（1893年）塑造了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革命者的形象，歌颂了建立在共同理想基础上的爱情。男主人公穆里诺夫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女主人公卡佳从善良的小姐到革命者的成长过程，她在婚礼最后一刻同反动官吏、同旧制度决裂的勇气，都是真实感人的。《伏尔加河畔的小楼》同作者的其他作品一样，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充满革命激情。就这个中篇本身来说，民粹派的唯心史观和错误的斗争策略手段反映得也并不明显。在《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中，本篇是唯一一篇描写革命者爱情的作品。

《瓦莲卡·奥列索娃》（1898年）是高尔基（1868—1936年）的早期作品。作品叙述了大学教师伊波利特在妹妹的庄园与农村少女瓦莲卡·奥列索娃结识和交往的故事。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具有“自然之子”的气质，她美丽、健康、直率、活泼，同时却又十分固执，对农民和社会生活抱有种种偏见。伊

波利特是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学者，自称为唯物主义者，一方面觉得自己比她优越、高尚，要改造她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又为她的美色所俘虏而不能自拔，反而在三个月内几乎被她变成了一头丧失理性的动物，终于在小说结束时陷入一种极为难堪的受辱境地。高尔基通过这篇作品讽刺和批判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一些知识分子的脱离生活、脱离实际以及内心世界的空虚。

波德亚切夫（1866—1934年）是一位农民作家。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帝俄时代的农村情景和农民的苦难生活。农民生活在极度的贫穷、落后、黑暗、愚昧之中，受压迫最深重的则是农村妇女。《罪孽》（1909年）描写一个农妇被歹徒强奸后受到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作家对她寄予深切的同情。而对丈夫出于妒忌虐待妻子的行为，作家显然持批评态度，但也没有过分责难，因为丈夫的愚昧来自封建制度，他同样是那个黑暗社会的受害者。作家使人们从这个故事中看到，旧俄的社会制度才是农民生活悲剧的唯一原因。

库普林（1870—1938年）的《石榴石手镯》（1911年）写的是一个小公务员热尔特科夫的爱情悲剧。他把爱情视为整个生命，苦苦地热恋着根本不了解他、甚至不认识他的薇拉公爵夫人，最后以身殉情。这是一种不理智的、无希望的、单方面的痴情，库普林把这种痴情誉为“一千年当中只重复一次的伟大爱情”，显然是不妥的。但是在那个海淫海盗、黄色书刊充斥书市的年代，库普林毕竟歌颂了真挚的始终不渝的爱情追求。热尔特科夫的形象是作为颓废文学的对立物出现的，因此这篇作品得到了高尔基的好评。

《米佳的爱情》（1925年）是蒲宁（1870—1953年）十月革命后侨居法国时写作的。这是一篇着重心理描写的作品。作

家对男主人公米佳初恋的狂热和失恋的痛苦作了十分细腻的描述。他离别恋人回到农村的庄园，处处触景生情，几乎达到癫狂的程度。在久待恋人的音信而不得的煎熬中，他曾试图把一个农村少妇当作恋人的替身，但是单纯的肉欲代替不了爱情。待到恋人终于来信，带给他的却是绝望时，他只好举枪自杀了。蒲宁的这篇作品里，有对于美好感情的憧憬，但同时又把爱情描绘成致人死命的痛苦感情，整个作品的调子也显得灰暗低沉，反映了作家逃离祖国后的悲观主义情绪和内心的苦闷。

黄 树 南

一九八四年于哈尔滨

目 次

译本序.....黄树南 (1)

克莱采奏鸣曲

.....列夫·托尔斯泰著 林楚平译 (1)

伏尔加河畔的小楼

.....克拉夫钦斯基著 信德麟译 (93)

瓦莲卡·奥列索娃

.....高尔基著 蒋望明译 (167)

罪孽

.....波德亚切夫著 徐昌翰译 (277)

石榴石手镯

.....库普林著 蓝英年译 (347)

米佳的爱情

.....蒲宁著 范信龙 臧乐安译 (402)

永恒的题材库列绍夫 (468)

克莱采奏鸣曲

列夫·托尔斯泰著

林楚平 译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节

“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十一节



早春。我们乘火车已经走了两天。短途旅客在车厢里进进出出。只是有三个旅客和我一样，一路上都未下车。一位是太太，长得不漂亮，也不年轻。她抽着烟，面容憔悴，穿一件男式的外套，戴一顶便帽。另一位是她的熟人，一位四十来岁健谈的男子。他的样样东西都显得新鲜利索。第三位是一个五短身材的人，总是独自呆在一边。看岁数不算大，但是一头的鬈发却过早地白了。他的动作有点乖张，一双光瞪瞪的眼睛总是迅速地从一样东西移到另一样东西上。他穿一件羔皮领的旧大衣，那显然是一个第一流裁缝的手艺；头戴一顶高顶的羔皮

帽。他松开大衣扣子的时候，里面露出一件俄国式的坎肩和绣花的衬衣。这人的一个特点是他嘴里老是发出一种很古怪的声音，有点象是要清一清嗓子，又象是刚要扬声大笑而又戛然而止了。

这人一路上都小心翼翼地躲开别的乘客，不同他们结识或攀谈。旁边要是有人同他说话，他也总是短短地答个一字半句的，过后，就顾自看书啦，抽烟啦，喝茶啦，眺望窗外的景色啦；要不，就从一个旧旅行袋里取出东西来吃。

我觉得，他的落落寡合使他自己也很难受，就几次试着和他搭讪，但是每当我们的目光一相遇（这是常有的，因为他差不多就坐在我的对面），他就别过脸去，或者拿起书来，或者眺望窗外。

第二天傍晚，我们的火车停在一个大站上。这个有点神经质的人给自己打来了开水，沏了茶。那个样样东西都显得新鲜利索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律师——和他的邻座，那位穿着男式外套抽着烟的太太，到车站茶点室喝茶去了。

在他们出去这工夫，车厢里又进来几个新的旅客。其中一个刮过胡子、满脸皱皱巴巴的高个老头儿。他显然是个商人，穿一件鼯鼠皮衬里的外套，戴一顶大帽顶的布便帽。这商人在那位太太和律师座位的对面落了座，立刻同一位年轻人聊了起来。这个年轻人也是在这个站上的车，从他的外表判断，该是一个商人的伙计。

我坐在车厢中间那条过道的另一边，火车还没有开动，只要没有人从我们中间经过，我就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他们的对话。商人开头说，他上他的田庄那里去，它就在下一站。然后，正如常有的情况那样，话题转到物价和买卖。他们谈到莫斯科的商情，然后又谈到下诺夫戈罗德的市集。那个店伙说起

他们两人都认识的一个富商怎样在那个市集上纵酒作乐的情景。但是商人拦了他的话头，谈到从前他自己怎样在库纳文市集上纵酒宴乐的情况。他对自己在闹饮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明感到洋洋得意。他兴高采烈地谈到他和他的一些熟人，还有他们刚才提起过的那个富商，有一次在库纳文怎样喝得酩酊大醉，怎样胡闹恶作剧一番。一谈到恶作剧，他不得不压低嗓门，用咬耳朵的方式说给那个年轻的伙计听。伙计听后立即捧腹大笑，使整个车厢都为之愕然。老头儿也乐不可支，哈哈大笑起来，露出了两颗大黄牙。

我料想大概听不到什么有意思的话了，就起身想到月台上走一走，等待开车。在车厢门口，我遇见那位律师和太太，他们正向我走来，一路上谈得挺起劲儿。

“你会来不及的，”那位好交际的律师对我说，“第二遍铃声马上就要响了。”

我还没有走到车厢的那一头，铃声果然响了。在我回到车厢的时候，那位太太和律师之间那场热烈的谈话还在继续进行。老商人不吱声地坐在他们的对面，目光严厉地看定前方，时不时地发出一种不以为然的咕哝声，仿佛在嚼着什么似的。

“于是她就明明白白地告诉她的丈夫，”在我经过的时候，律师微笑着说，“说她是不能、也不想跟他过下去了，因为……”

他下面还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楚，因为在我后面又进来几个旅客。列车员过去了，又匆匆忙忙地进来一个服务员。有好一阵，喧声把他们的谈话声淹没了。当一切复归平静的时候，谈话显然已经从某个特定的事件转到一般的话题了。

律师说，欧洲的舆论现在正在大谈其离婚的问题，“那一类”的案子现在在俄国也越来越多的。他注意到只有他一个人

在说话，便停了下来，转向那位老人。

“在从前，那种事可是没有的，对吧？”他满脸堆笑说。

老人正要答话，这时候火车开动了。他摘下帽子，划了十字，嘴里念念有词地作了祷告。律师别过脸去不看他，彬彬有礼地等着他。老人做完了祷告，划了三次十字，端端正正地戴上帽子，把它一直拉到额头上，在座位上坐舒适了，这才开腔说话。

“那种事，就在那个时候，有也是常有的，先生，只不过，没有现如今这么多就是了，”他说，“这现今的世道，它是没法不发生的。人们受的教育太多啦。”

火车越走越快，每到铁轨相接的地方，车厢就微微地震颤一下，使得谈话的声音很难听清，不过我由于感兴趣，就凑近了些。坐在我对面的那位眼睛光瞪瞪、有点神经质的人，显然也感兴趣，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

“受教育有什么不对呢？”那位太太说，似有若无地一笑。“在旧时代，新郎新娘在婚前经常是连面都见不着的。说真的，那样的结婚决不会更好，”她接着说。象许多别的妇女一样，她并不回答谈话对方的话，却去回答她以为他会说的话。“她们都不知道她们是否相爱，能否相爱，就随随便便地同任何一个男子结了婚，痛苦一生。你认为这会更好？”她说，分明是冲着我和律师，却不怎么理会和她说话的老人。

“他们受了那么多的教育，”商人又说一遍，不屑地瞧了瞧那位太太，没有回答她提出的问题。

“我倒想请教，你怎么解释教育和夫妇不和谐之间的关系呢？”律师说，现出一个难以觉察的微笑。

商人正想说话，那位太太打断了他。

“不，”她说，“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律师拦住

她的话头。

“是啊，不过还是让这位先生谈谈他的看法吧。”

“一切蠢事都来自教育，”老人断然说。

“他们让那些彼此并不相爱的人结了婚，然后又怪他们为什么不能和和气气地过日子，”那位太太急匆匆地说，转向律师、我，甚至那位店伙。那店伙这会儿已经站了起来，靠在座位的椅背上，脸带笑容，听着这场谈话。“要知道，只有动物才能听凭主人的意志配对儿，人是有爱好有感情的，”太太说，明明有意要刺一下那个商人。

“你不该这么说呀，太太，”老人说，“动物是畜生，而人是定得有法律的。”

“对啊，但是同一个跟你没有感情的人生活在一起，那又算怎么回事呢？”太太又赶忙说出她的理由。在她看来，这理由大概新鲜得很。

“通常，他们也并非都是如此，”老人用俨然的口吻说。

“只有现如今才时兴这种事。丁点儿大的事，女的就说：‘我不跟你过啦！’现如今这种风气也传到农民中间去了。‘你一边呆着去吧！’女方说，‘喏，这是你的衬衣，这是你的裤子，拿去吧，我要跟万卡过啦，他那头鬓发就比你的好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娘儿们最最要紧的是应该有所敬畏！”

店伙朝律师、太太和我都瞥了一眼，显然忍俊不禁，并且准备根据大家对老人这番话的反应而决定予以嘲笑还是表示首肯。

“敬畏什么？”太太问。

“敬畏什么，敬畏她的丈夫！就是这么回事！”

“哎呀！先生，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太太颇为悻悻地说。

“不，夫人，那样的时代是不能过去的。夏娃，既然是男人的肋骨做的，哪怕是地老天荒，情况也不会改变，”老人说。他这样严厉地、带着得胜的神情点了点头，以致那个店伙立刻得出结论，认为胜利是在老人一边了，于是扬声大笑起来。

“是啊，这是你们男人的说法，”太太并不认输。她转向我们说：“你们自己可以自由自在，为所欲为，却把女人关在闺阁绣房里。你们自己要做什么当然都是许可的喽。”

“谁也没有许可什么，但是一个男人是不会给家里带来娃娃的；而一个女人家，一个妻子，那就靠不住了，”商人坚持己见。他的口吻是那么俨然决然，分明征服了他的听众，甚至连那位太太也觉得被击败了，不过她还没有屈服。

“不错，只是我想你也会同意，女人也是人，她和男人一样也有感情吧。那么请问，她要是不爱她的丈夫，她该怎么办呢？”

“不爱她的丈夫！”商人板起面孔，眉毛一扬，扯动嘴唇。“她会爱的，你放心好啦！”这个意想不到的理由特别中那个店伙的意，他嘴里发出一种表示赞许的声音。

“哦，不，她不会的！”那位太太说，“如果没有爱情，靠强迫是不顶事的。”

“对啊，假如妻子不忠实，那又该怎么办呢？”律师问。

“这不许可，”老人说，“根本就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但是一旦发生了，又该怎么办呢？要知道这种事确实有哇。”

“别人有这事，咱们可没有，”老人说。

大家沉默了。店伙挪了挪位置，凑得更近些。他明明不愿意显得落后，微微一笑，开言道：

“是啊，我们那儿的一个小伙子就遇上了一桩丑事。这是一桩很棘手的事，是一个破烂货干的。她着了魔道啦。小伙子很体面，也很有教养。开头她同一个办事员胡搞。丈夫想和和气气地劝醒她了事。她不罢手，倒耍起种种花招来。随后，她索性偷起他的钱来啦。他揍了她一顿，但是她还是一个劲儿地往邪路上走，竟同一个，恕我直说吧，不信教的犹太人私通。他怎么办呢？索性把她赶出门了。自己打光棍，而她呢，就到处鬼混。”

“就因为他是一个傻瓜呀，”老人说，“如果一开头他就狠狠地管教她一顿，不让她胡作非为，咳，用不着担心，她就会乖乖地跟他过啦！事情都坏在开头手软上。地里信不得马儿，家里信不得娘儿们嘛。”

这时候，列车员进来收下一站下车乘客的车票了。老人给了车票。

“是呀。娘儿们就得及时管教，不然，你就什么也捞不着啦！”

“不错，可你自己刚才还谈到都是些已婚男子怎样在库纳文市集上寻欢作乐呢，”我忍不住插上一句。

“那是另一码事啦，”老人说完不做声了。

火车汽笛一响，商人站起来了。他从座位下面取出他的旅行袋，扣好外套，稍稍举了举帽子，走出了车厢。

二

老人一走，几个人同时说话了。

“好一位老派的老爷子！”店伙说。

“活生生的一个‘家训派’^①！”太太说，“多野蛮的关于妇女与婚姻问题的见解呀！”

“是啊，在婚姻问题上，我们的理解离欧洲人还远得很，”律师说。

“这种人不理解的主要之点是，”太太接着说，“没有爱情的婚姻算不得是婚姻；只有爱情才能使婚姻圣化；也只有为爱情所圣化了的婚姻才算得是真正的婚姻。”

店伙微笑地倾听着，使劲地设法记住这些聪明的谈吐，以备将来可以搬用。

就在那位太太说话中间，我们听到从我的身后传来了一种声音。它有点象是哑然失笑，又有点象是呜咽抽泣。我们转过脸，就看到我的邻座，那个白头花发、眼睛光瞪瞪的孤独的人。原来在我们谈话时，他已经悄悄地凑了上来，因为这场谈话显然使他很有兴趣。他站着，把胳膊肘支在座位的靠背上，看样子十分激动，脸涨得通红，连腮帮上的肌肉都哆嗦起来了。

“使婚姻圣化了的又是一种怎么样的爱……情……呢？”他迟迟疑疑地问。

看出说话人那副激动的神情，那位太太就想尽可能充分而又平心静气地回答他的问题。

“真正的爱情嘛……只有在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之间存在着这样的爱情，结婚才有可能，”她说。

“是啊，但是应该怎样理解‘真正的爱情’一词呢？”那位眼睛光瞪瞪的绅士带着尴尬的笑容怯生生地问。

“谁都懂得什么是爱情嘛，”太太回答，显然希望中断同

① 《家训》是十六世纪的一本俄国书，据说是伊凡雷帝年轻时的忏悔师西尔威斯特教士写的。内容无非是教人怎样治家，男子怎样严厉管教妻子，等等。信奉这一套的叫做“家训派”。——译者